

共四題，每題二十五分

一、「台陽海嶠，隸閩之東南郡，相去榕城，約千萬里。諸生一仰止『鰲峰』，且不免望洋而嘆也。」(清，楊二酉，〈海東書院記〉)

「台灣鯤洋一灣島也，……東望日本、琉球，南屬呂宋、菲律賓諸島，西對福建、廣東，皆一衣帶水，曾無藩籬之蔽，皆此不可不知之勢」。(日治，王石鵬，〈台灣三字經序〉)

仔細閱讀以上兩文本，回答以下問題：一、以上兩段文字的「台灣意識」有何不同？二、申論為何會產生這樣的變化？

二、以下為李魁賢寫於 1972 年的短詩一首，語言淺白而涵意豐富；試分析其主題、結構與象徵手法，深入賞析其在藝術性與批判性上的特殊之處。

鴉鴉 / 李魁賢

「主人對我好！」  
主人只教我這一句話

「主人對我好！」  
我從早到晚學會了這一句話

遇到客人來的時候  
我就大聲說：  
「主人對我好！」  
主人高興了  
給我好吃好喝  
客人也很高興  
稱讚我乖巧

主人有時也會  
得意地對我說：  
「有什麼話你儘管說。」  
我還是重複著：  
「主人對我好！」

(背面仍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 三、 他們終能公開集會弔祭那事件的受難者，雖然申請通過的只是一個家屬們的追思聚會，畢竟是近五十年來第一個公開的儀式。便有消息紛傳，是日要公開的，還有從未曾出土的極珍貴資料。而耳語秘密流傳，那像是一批死亡之像。某一個至今不知是誰的受難者妻子，事件後偷偷運回死去丈夫的屍體，親自為他淨身著裝，料理後事，還盡可能修補好丈夫被刑求槍斃的臉面，用的，據說不外她閨閣常用的針線剪刀。她還以相機，以各種角度各個細部，拍下死去的丈夫，包括被刑求殘破的臉面身軀，還有經她修補後的最後遺容。這些照片，不僅被小心的珍藏下來，還經新近科技放大處理，且為數甚多，一經公開，可做為絕大多數一手資料俱被毀棄的那事件的最好的佐證之一，及最真切的血淚控訴。

李昂，〈彩妝血祭〉，收於《北港香爐人人插》，頁 164-165。

試析此段文字中「死亡之像」的多重意義；並經由此段文字，略論二二八女性歷史記憶的特殊性。

- 四、 她所熟悉的兄弟姊妹們，基於各種奇怪難言的原因，沒有一人沒有過想離開這個地方的念頭……很多年以後，當她不耐煩老被等同於外來政權指責的「從未把這個島視為久居之地」時，曾認真回想並思索，的確為什麼他們沒有把這塊土地視為此生落腳處，起碼在那些年間——她自認為尋找出的答案再簡單不過，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

……

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作家鄉的。

原來，那時讓她大為不解的空氣中無時不在浮動的焦躁、不安，並非出於青春期無法壓抑的騷動的氾濫，而僅僅只是連他們自己都不能解釋的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迫促之感吧。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 66-67。

試析此段文字中所隱含的故鄉觀、族群觀與認同觀，並延伸論述其中所呈顯的眷村住民之精神構圖。